陸氏南唐書/卷15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陸氏南唐書

◀上一卷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虞朱王魏列傳第十五

下一卷▶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盧朱王魏列傳第十五

周惟簡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 後主聞其名，召至金陵，起布衣為集賢殿侍講。 以虞部郎中致仕，還山。 金陵受圍，間道召還，入後苑講否卦。 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談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使徐鉉使京師。 後主手疏言：惟簡托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修養，不預公途。 蓋為之聲價，冀動朝廷。 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懇奏不已。 惟簡惶恐，反言曰：“ 臣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來，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 ”太祖許之。 金陵平，命為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 終南之言不酬，且得罪。 ”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初志。 改虞部郎中，致仕。 授其子繕京兆鄠縣主簿，使就養。 太平興國中，复表求仕，授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 繕後舉進士中第，仕亦至尚書郎。

鄭彥華

鄭彥華，福閩人。 祖父世為福建諸州刺史。 彥華少隸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

以勇聞。 元宗出師攻福州，大將王崇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義。 弘義不勝憤，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 夜縋出城外，伏濠傍，興猶嫚罵不已。 彥華操長鉤鉤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義得興而甘心焉。 崇文不能下城，遁去。 歲餘，劍州刺史陳誨，以水軍來攻。 彥華適出屯候官，以所部降誨。 誨與語，奇之，署軍校。 南唐與周師相拒淮南，彥華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 累遷至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 後主見討，王師自採石作浮梁渡江。 後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貞率步兵萬人，同逆戰。 後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表裡，則吾事濟矣！”比與王師遇，貞以所部力戰，彥華擁兵不救，貞敗而潰。 金陵聞之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國破，亦不能正彥華之罪矣。 彥華從後主入朝，為右千牛衛將軍。 太宗徵太原及幽州，用彥華為將，無功。 猶歷諸衛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 卒年七十三。 子文寶，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為清源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郎。 歸朝，南唐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自言。 後主以環衛奉朝請，不納客謁。 文寶乃被蓑荷笠，作漁者以見，寬譬久之，後主歎其忠。 後中進士第，仕至兵部員外郎，國史有傳。

李貽業

李貽業，故唐時同平章事蔚從曾孫。 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為起居郎。 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 烈祖晏駕　　，大臣欲奉宋後臨朝，命中書侍郎孫忌草遺制。 貽業獨奮曰：“此奸人所為也！大行常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此？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止！”會宋後亦不許，於是臨朝之議遂寢。 元宗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之！”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卒，謚曰簡。 初戴為人簡率，無威儀。 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頹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 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倒之矣！”其疏豁大抵如此。

劉崇俊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 祖全，以功臣為濠州刺史，有威名。 全卒，子仁規繼其任，為政苛虐。 及卒，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 數年，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 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 元宗升濠州為定遠軍，因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然元宗亦惡其為人。 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 元宗乃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 崇俊自悼失計，頗革心循法度。 未幾得疾，卒年四十，贈太尉，謚曰威。

劉洞

劉洞，廬陵人。 隱居廬山二十年，能詩，長於五字唐律，自言得賈島法。 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言者，洞遂獻詩百篇。 卷首石城篇，其詞：“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 因棄不復觀，洞亦不復見省。 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 國亡，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有怨懟語。 未幾卒。 與洞同時有夏寶松者，亦隱廬山，相與為詩友。 洞有夜坐詩，寶鬆有宿江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雲。

江為

江為，宋人，避亂徙閩。 元宗初設貢舉，為屢為有司所黜。 有題白鹿寺詩，元宗南遷，過而愛之。 為由是愈自負，傲睨一時。 卒無薦引者，居懷憂憤，束書欲東走吳越，為同謀者所發。 按得其狀，伏誅。

汪召符

汪召符，歙人，能屬文。 烈祖初，嘗上書論事合指，宋齊丘頗抑之。 召符貽齊丘書，誚其疾己才。 齊丘大怒，密使人誘召符乘舟痛飲，至石頭蚵蚾磯下，沉殺之。

郭昭慶

郭昭慶，廬陵人。 博學能自力，嘗著唐春秋三十卷。 保大中，獻所著治書，補揚子尉，辭不受。 後主時，复獻經國治民論，擅著作郎。 時方奉中朝，凡歲慶賀貢方物箋表，及廷勞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為之。 一日方晨起造朝，暴卒。

伍喬

伍喬，廬江人。 居廬山國學數年，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嘆。 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 旁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 舉進士，及試八卦齊後望鐘山詩。 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升堂，置酒。 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坐。 張洎績至，主司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 酒至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其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以喬居賓席。 又覆考榜出，喬果為首，洎、貞觀次之。 時稱主司精於衡鑑。 元宗亦大愛喬程文，命勒石以為永式。 仕至考功員外卒。

蕭儼

蕭儼，廬陵人。 幼舉童子，中其科。 稍長，為秘書省正字。 烈祖初，歷大理司，自刑部郎中，以乎怒稱。 烈祖晚服　　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 宣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即以其日造朝。 儼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變，宜重置於法，不報。 烈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為賤。 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姬妾，輒矯遺制，托稱民貧許賣子女。 儼駁曰：“ 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麗之初，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子，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訪臣言為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對其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留中章奏千餘，皆斜對，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 ”然大臣亦方以豪侈相高，利於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行，不當追改，遂已。 元宗初以國餉景遂，群下持不可。 乃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景達副之。 宣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 儼極諫，謂：“ 夏殷以來，天下為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 ”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 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 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 儼獨建言：“ 帝王己失之，己得之，謂之反正；非己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墮之業，不應曲而稱宗。 ”文蔚以儼議為當，遂用之。 保大二年，元宗終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許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 儼上疏力爭，會宋齊丘、賈崇皆以為不可，遂收所下詔。 其後元宗於宮中作大樓，召近臣入觀，皆歎其宏麗。 儼獨曰：“ 比景陽但少一井耳！ ”元宗怒，貶舒州副使。 孫忌為觀察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 儼謂忌曰：“ 僕以言獲罪耳。顧　　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豈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 ”忌慚，即撤去。 俄召還。 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幸弈棋。 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 後主大駭，詰之曰：“ 汝欲效魏徵耶？ ”儼曰：“ 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 ”後主為罷弈。 南唐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七十餘。

劉承勳

劉承勳，失其鄉里。 以善　　心計，事烈祖為糧料判官，遷德昌宮使。 德昌宮者，蓋南唐內帑別藏也。 自吳建國，有江淮之地，比他國最為富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貲。 烈祖勵以節儉，一金不妄用，其積如山。 太子嘗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書奏后曰：“ 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之可也。 ”然德昌宮簿，煩委無由勾校，承勳

獨任其事，盜用無算。 保大後，貢奉事興，倉猝取辦，愈得以為奸利，畜妓樂數十百人。 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 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又厚以寶貨賂權要，故終無發其罪者。 太祖平荊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師。 承勳狡黠，計後主終不能有其國，欲自結中朝，為異時計。 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鑾，千柁相銜。 太祖覺其意而惡之。 及國亡，承勳歸京師，首自陳漕米事。 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勿敘用。 久客無資，裸袒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李元清

李元清，濠州人。 徙金陵，趨健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梁宋刺事。 開寶中，後主以吉州永新與湖南臨，命元清為永新制置使。 每數月，一托疾，不坐衙，輒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 以故敵人動息，皆知之。 累年，邊障晏然。 國亡，歸京師。 元清心不欲仕二國，偽稱失明。 召驗之，揮刃將及頸，而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盧郢

盧郢，金陵人。 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 乾德中，後主命韓德霸為都城烽火使，**非常，怙權暴橫，國人望其前驅，莫不奔避。 郢嘗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 郢奮臂擊，十餘人皆顛跌，乃直前捽德霸墮馬毆之，敗而傷目。 德霸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我帥遇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訴耶？”遂罷其職。 從郢舉進士，試王度如金玉賦，擢第一。 徐鉉娶郢姊，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 郢曰：“嘗試為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郢戲取弄之。 有頃，索酒，頓飲數升，复弄如初。 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竄易一字，鉉伏其工。 後主亦以為遒俊可愛。 國亡，歸朝，知金州，卒。

朱弼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 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 盧絳、蒯鰲、諸葛濤，飲博不逞，患苦諸生。 學官依違，無收問者。 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每升堂講說，座下肅然。 絳等亦愧服引去，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 國亡，補衡山縣主簿。 秩滿，求為南獄廟令，卒。

王興

王興，合肥人。 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 興初為小校，從周本攻危全諷。 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小營謂興曰：“ 爾往為我取彼。 ”興唯唯，爾色不欲行。 本曰：“ 爾憚往耶？ ”興曰：“ 公必不以興為不武，請得此柵破之，舍而趨彼何為？ ”本大喜曰：“ 爾亦知此為必爭之地耶？吾本自行，今為爾功！ ”勞而遣之。 興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 諸軍繼進，賊大潰。 積功遷至諸軍都虞侯。 烈祖輔吳，以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侯。 持重有謀，甚見倚任。 久乃見出為光州刺史。 初興兄子為海州刺史，叛附梁，聞興在光山，遣間使通問。 興執以歸金陵，因求罷郡。 入為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武昌節度使。 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志，烈祖遣使械廷堅。 屬吏未至，興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為謀曰：“ 今獨可即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毋與中使遇。 ”廷堅恐懼，不暇為他謀，即從其計。 至金陵，遇赦。 且以其先自歸，得免。 人推其長者。 元宗嗣位，加同平章事。 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 少從軍攻潤州，為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 興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瞶，亦無瘢痍。 攻穎州，倚營門，仗劍驅士卒登城。 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興不傷，莫不異之。 兄綰，亦至虔州節度使。

魏岑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 善諂諛，學揣摩，尤為宋齊丘所知，薦授校書郎。 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 元宗以己為唐子孫，慨然有定中原、復舊都之意。 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 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田地！ ”岑遂與陳覺、馮延巳、延魯更相倡和，為拓境事。 嘗侍燕，自言：“ 臣少游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乞為魏博節度使。 ”元宗欣然許之。 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 覺、延魯攻福州，岑為監軍應援使。 三人者，暗儒專恣如一，軍敗。 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 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並岑誅之。 於是貶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宮。 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乃力請出兵赴救，於是元宗從之。 因以岑為江淮巡檢使，無功而還。 岑自複進，姦諂彌甚。 鐘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向與岑雖異，而迷國則均。 戶部員外郎範衝敏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更用正人。 元宗怒，並置衝敏、建封於死。 岑自謂得主眷，愈無所憚。 壽州節度使劉彥貞，以厚賂結岑為奧援，岑所得不可數。 遂肆言稱彥貞為將如韓白，治民如龔黃。 其敢為誕欺如此！ 元宗方倚以柄任，會見衝敏為厲，召道士上章訴天。 未幾，卒。